

# 大都義佐

門崗 著  
DADU YIXIA

杀身易，成事难。虽然，事有大小，公私之间，如不有己私，专以公心除天下之害，此其成尤为难能而可重。

——元·王恽《秋涧集》

作家出版社

# 大義我俠

門崗 著  
DADU YIXIA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都义侠/门岗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 - 7 - 5063 - 8883 - 2

I. ①大… II. ①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7798 号

## 大都义侠

---

作 者: 门 岗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袁艺方

装帧设计: 天行云翼·宋晓亮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 net. cn

http://www. haozuoja. 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60 千

印 张: 20.75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8883 - 2

定 价: 39.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人物谱

王著：字子明，绰号“小孟尝”。

高枫：高和尚，法号一宁。

金经贵：北海双鹰之一、真金太子替身。

崔澍：东宫宿卫总管。

张易：字仲一，枢密副使。

秦长卿：宫廷宿卫。

焦而荣：宫廷宿卫。

王六甲：泥塑王。

王一阳：面人王。

翠娥：王一阳之女、高枫未婚妻。

王天立：本名王天丽，高枫情侣。

杜善夫：名士。

卫义：撼林虎，太行五虎之一。

贾交：笑面虎，太行五虎之二。

裴平：震山虎，太行五虎之三。

雷宏：三啸虎，太行五虎之四。

凌风：飞天虎，太行五虎之五。

孙石栋：七宝山寨主。

连天英：平安客栈老板。

梁进之：大都警巡院判官。

忽必烈：蒙古大汗、元朝开国皇帝。

真金：燕王、太子。



安童：丞相。

伯颜：元帅。

廉希宪：中书省官员。

许衡：国子祭酒。

和礼霍孙：侍卫、将军、政府官员。

焦德裕：省官。

崔斌：省官。

王恽：省官。

高觿：东宫护卫头目。

侯克中：盲诗人。

马可·波罗：意大利旅行家。

匿赞马丁：西域商人。

阿合马：中书省官员。

忽辛：阿合马长子，大都总管。

苦思丁：阿合马侄子，绰号小魔王。

巴乌拉：阿府管家。

哈喇鲁：阿府侍卫，绰号草原飞狐。

阿拉丁：阿府侍卫，绰号西域雪雕。

萨卜拉：阿府侍卫，绰号沙漠饿狼。

麦阿利：阿府侍卫，绰号雪山雄獒。

引住：阿合马小妾。

黑沙铁牛：河西二怪之一。

黄沙螳螂：河西二怪之一。

扎马拉丁：大都提领。

阔不花：大都警巡院使。

斡赤斤：遂州达鲁花赤。

纳米丁：益都总管。

吴谷奇：益都富豪。

吴正：捕头。



|                |     |
|----------------|-----|
| 1. 密旨宣召·····   | 001 |
| 2. 蓄意报复·····   | 009 |
| 3. 安童礼贤·····   | 017 |
| 4. 恶毒心怀·····   | 026 |
| 5. 院判巡街·····   | 034 |
| 6. 小孟尝君·····   | 042 |
| 7. “黑狼”报主····· | 051 |
| 8. 高枫其人·····   | 059 |
| 9. 庙中奇遇·····   | 067 |
| 10. 京师定情·····  | 076 |
| 11. 翠娥被辱·····  | 084 |
| 12. 天立发誓·····  | 093 |
| 13. 夜袭阿府·····  | 102 |
| 14. 商人献宝·····  | 110 |
| 15. 张府藏身·····  | 118 |
| 16. 结拜金兰·····  | 126 |
| 17. 攀登泰山·····  | 135 |

|                 |     |
|-----------------|-----|
| 18. 岱顶恶斗·····   | 144 |
| 19. 王著拜师·····   | 153 |
| 20. 高枫出家·····   | 162 |
| 21. “四虎”寻仇····· | 170 |
| 22. 真金巡边·····   | 177 |
| 23. 伯颜被诬·····   | 185 |
| 24. 英雄出山·····   | 195 |
| 25. 新兵王著·····   | 202 |
| 26. 奸人奸计·····   | 211 |
| 27. 惺惺相惜·····   | 221 |
| 28. 初战告捷·····   | 230 |
| 29. 真金回京·····   | 239 |
| 30. 忠良遗恨·····   | 249 |
| 31. 太行计议·····   | 257 |
| 32. 铸锤待用·····   | 267 |
| 33. 出使阿府·····   | 274 |
| 34. 机会来临·····   | 282 |
| 35. 侠义相聚·····   | 290 |
| 36. 一锤敲定·····   | 298 |
| 37. 举国欢庆·····   | 306 |
| 38. 缅怀英烈·····   | 316 |
| 后记·····         | 322 |

1

# 密旨宣召

宫廷侍卫秦长卿从察罕脑儿行宫骑马出来，在驿路上没有跑多远，刚过牛群头驿站就遇上一场暴风雨。狂风怒吼，乌云翻滚，驿路两边的树木被吹得东倒西歪，倾盆大雨直下了有一个时辰，然而却还没有消歇的意思。秦长卿一路放开缰绳，一面咒骂着鬼天气，一面不断打马急奔。狂风暴雨击打着他的斗笠，撕扯着他的蓑衣，雨水冲击着他的面颊，从能钻进去的所有隙缝流到他的前胸后背，使他的肌肤一阵阵冷得打颤。尽管驿路有避雨的房舍客栈，他却不敢停留。独石驿站的人看见他从门前奔驰而过，都指点着他说，这么大的雨，这个人也不知道避一避，是不是缺心眼儿啊。驿站的人哪里知道秦长卿怀揣急旨限时送到，他哪里敢耽搁一分一秒啊。幸好，奔过赤城站风雨逐渐消停，他在雕窠站换了匹马，谢绝了驿站站长的招待，立即迎着和煦的夕阳继续向中都（后来改称大都，即现在的北京）一溜烟似的狂奔而去。

十三世纪中叶，在亚洲东方崛起的蒙古汗国经历了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到第五任大汗忽必烈之时，其国策则向汉法倾斜，接受了许多汉人传统的儒家治世方略。

忽必烈虽然推行汉法，但是其他许多蒙古贵族大臣却不情愿，因为他们放纵惯了，无法无天惯了，到中原来却要受什么礼法限

制，他们甚感不自在，对忽必烈行汉法不是阻挠就是破坏。这期间，在公元1262年2月，也就是忽必烈登基为大汗的第三年，山东地方诸侯李璫联合中书平章王文统发动了一场军事叛乱。虽然这场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是却给蒙古守旧贵族指责忽必烈任用汉人推行汉法提供了口实。这场叛乱也给忽必烈内心留下很深的阴影，尤其中枢机构，他那么信任的平章王文统，职掌实际行政大权，竟然也参与叛乱，事过之后，实在令他心有余悸。

白天忧虑必然导致夜晚多梦。连着好几天忽必烈所做的梦都很恐怖，常常是大喊“救命”，不是自己被吓醒，就是被同床共枕的皇后察必摇醒，醒来往往大汗淋漓，心头扑通扑通跳个不停。有一天忽必烈被察必摇醒后，揉揉眼，擦了擦汗，问：“什么时候了？”察必坐起身，看了看滴漏，说：“大概丑时已过了吧。”忽必烈霍地坐起来就穿衣服，自言自语道：“不睡啦。”察必劝说道：“陛下这些日子太劳累了，天一亮又会有许多事找陛下。还是再歇一会儿吧。”忽必烈跳下地，伸伸胳膊，踢踢腿，对察必说：“要睡，你自己睡吧，朕当这个皇帝可不能总睡觉。不然，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察必说：“不要一朝被蛇咬，天天怕井绳。我看陛下这几天总有些疑神疑鬼的，自己劳累自己。十个指头不一般齐，人也一样，总不能个个都是李璫。”忽必烈站在床前，望着察必，想了想，说：“你说得也有道理。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多加防范，决不能再出第二个李璫。”

察必见忽必烈没有再睡的意思，就也下床点亮油灯，招呼侍女侍奉忽必烈梳洗。她一面穿衣，一面不经意地说：“天下很大，人才众多。蒙古人、回回人、汉人都可以用，相互取长补短，正如烧菜，五味调和方成佳肴。”忽必烈眼睛猛地一亮，一把将察必搂在怀里，亲吻着。对于忽必烈突如其来的亲热，察必毫无精神准备，她推开说：“陛下都快五十的人了，还这么说疯狂就疯狂。”忽必烈放开察必，抑止不住自己的兴奋，大声说：“嘿，我的好皇

后，你不知道，你的话让朕多高兴。想不到朕想了好久的问題，让你一个烧菜倒给我解决了。”

察必不明白，问：“解决什么了？”忽必烈兴奋地挥舞着他的双手，话语像连珠炮似的说着：“阿合马这小子，朕原以为他不懂汉人的孔孟之学，不懂治国之道，没有什么大用。谁知朕让他清点燕京货库时，他却提出立和余所，将仓库里的货物买卖，赚了一大笔钱，真的是一把理财好手。朕又叫他领中书左右部，总管财赋，他干得也不错。只不过他太爱专权，想不要中书省过问他的事。中书左丞张文谦就反问朕（他模仿着张文谦的口气）说：‘分制财用，古有是理；中书不预，无这种道理。若中书不问，天子将亲莅之乎？’是呀，中书再不管着点，就得朕亲自去管他了。朕哪管得过来！可是他到底是个人才。王文统去了，可以有阿合马。这是咱自家的心腹，是决不会背叛朕的。”

察必将一件袍子给忽必烈披上，不以为意地说：“瞧陛下高兴的，阿合马不过是我娘家陪嫁过来的一个小厮，洒扫庭除、看家护院是他的本分。他出身西域不花刺那地方的一个商家，做买卖有天生的精明。要论治国安民，恐怕未必是一把好手。陛下怎能太抬举他？”忽必烈来回踱着小步，猛地站住脚，反驳察必说：“不，李璫被除掉前，阿合马就说过汉人诸侯权力太重，早晚要生事端。王文统被诛后，他又说回回人虽会投机钱物，不像汉人秀才竟敢造反。”

察必不同意阿合马的说法，她的美丽的大眼睛直视忽必烈，声音很轻，但是话语却很坚决。她对忽必烈说：“不能将汉人、回回人这样笼统而论。回回人就都忠心？汉人秀才就个个造反？陛下当最清楚，有多少汉人秀才为咱蒙古国出过谋划过策，忠心耿耿。要不是有他们，恐怕陛下也难以顺利登基。”忽必烈搔着头皮，避开了察必明亮的目光，不得不赞同说：“是呀，是呀，不过汉人秀才们的肚肠花花转转太多，头脑里的鬼点子一个又一个。

我真不知道对他们到底怎么样才好。”

察必笑着说：“陛下怎么忘了，您不总念叨成吉思汗的一句名言——理乱丝者断以刀，节乱发者束以绳，治乱国者齐以法吗？”忽必烈像顿开茅塞似的，他激动地一把又将察必搂在怀里。察必这回没有挣脱，只是说：“陛下又来了，简直还像一个大孩子，动不动就撒欢似的。”忽必烈兴奋地亲吻着察必的额头，说：“我就是大孩子，就撒欢，谁让上天把你赐给了朕！”忽必烈感激地望着驯顺地依偎在自己怀里的美丽的女人说：“你真是朕的好皇后，上天把你赐给朕是朕最大的幸福。今天不知是怎么啦，你就好像天上的启明星，总是给朕有益的启示。朕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察必从忽必烈怀里挣脱出，双臂搂着忽必烈的脖颈说：“我不明白，我不过是重复你常说的话语罢了。”忽必烈哈哈笑着，在察必皇后的额头上又轻轻亲了一下，推开察必的臂膀，说：“今天再不睡了，朕一场噩梦，你几句启示，已足够朕要好好想想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了。”

于是忽必烈就酝酿着实行一种更加强调蒙古族绝对统治地位的官僚制度。在至元二年（1265）就正式规定在各级军政机构中以蒙古人为达鲁花赤，以汉人为总管，以回回人为同知。当时汉人在蒙古政权中地位最高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刘秉忠，一个是史天泽。而刘不过是个高参的角色，史天泽却是地方诸侯起家，出将入相，身兼万户、元帅、中书右丞相数个军政要职，握有实权。机敏过人的史天泽从征讨李璘回开平（即上都）以后，就嗅察到忽必烈的情绪有些不对。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擅自做主处死李璘已引起忽必烈的怀疑，继而他又风闻由李璘事，朝中蒙古人议论汉人诸侯权势太重，他立即联想到自己一门从父亲史秉直起，父子兄弟叔侄，除死于兵事外，还有十数人在官。或为万户，或为总管，皆事一方之政，必遭人嫉。史天泽既已意识到忽必烈皇帝已有疑心，不如自解权柄。所以一天他就主动向忽必烈说：“兵民之

权，不可并于一门。陛下若想改变旧况，请自臣家开始。”忽必烈一听，正中下怀，欣然同意。于是一天之内史家被解除兵权者达十七人。

由史天泽带了头，忽必烈就下了一道圣旨：“各路总管兼万户者，只理民事，军政勿预。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者，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他将地方军民分治，把军队的领导权和调动权全集中到中央。又下令禁止民间私造、私藏兵器，规定违令者处死。接着又开始改组中书，加强蒙古人和回回人的力量。加任蒙古人线真为中书右丞相、塔察儿为中书左丞相。任命维吾尔人廉希宪为平章政事。随后，他又想任命阿合马为平章政事。但是还没有等他任命，有人就把阿合马的秽行揭露出来了。

原来阿合马在任职中书左右部领事时，专管财赋，也就是说他掌管国家的财政赋税大权，因为阿合马能保证宫廷的开支和连年作战的军用支出，忽必烈常夸赞阿合马善于理财。对于阿合马借助手中的权力假公济私、中饱私囊、贪污受贿等等恶劣作为，忽必烈是一点儿都不知道。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久之，有了解内情的人就向忽必烈举报了阿合马的贪污行径。忽必烈半信半疑，下令中书省审查。可是一般蒙古贵族都接受过阿合马的贿赂，那真是“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所以谁也不愿意接受审查阿合马的任务。一个个不是推诿自己他事繁忙，就是说自己身体欠佳。忽必烈在上都竟然找不出一个主审阿合马的人，他不由得非常恼火，就特别命令廉希宪从中都（即大都）立刻回上都审理阿合马案。秦长卿怀揣的密旨就是忽必烈传唤廉希宪的急令。

廉希宪是维吾尔人，其家世代跟随成吉思汗、窝阔台汗直到忽必烈汗，功勋卓著，随着金朝灭亡，其家遂定居于燕京（即中都）。其父布鲁海牙官拜廉访使时廉希宪恰好出生，所以布鲁海牙就令其子以“廉”为姓。廉希宪自幼熟读儒家典籍，因而被人

们戏称为“廉夫子”。他的行事处处遵循儒家教诲。他九岁时，其家奴盗窃他家马匹逃亡，布鲁海牙大怒，依照当时蒙古国律法，盗马者将被处死。廉希宪则向其父苦苦乞求，说人命可贵，不当杀戮。因而那盗马的人得以免死。可是有两个家奴喝醉酒后竟然大骂廉希宪不是东西，廉希宪却不依不饶，他说那两个家奴是以为他年幼可欺，必须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懂得礼法，知道长幼尊卑。忽必烈在藩府时，廉希宪还年少，即侍奉在忽必烈左右，深受忽必烈信任。后来廉希宪被派往地方任职，为官清廉，治绩显著，因而就被升职到中枢部门为官。忽必烈征召廉希宪时，廉希宪正为他的母亲服丧守孝。

秦长卿日夜急驰到达中都，在偌大的廉府却找不到廉希宪的身影，经询问才得知廉希宪从他母亲去世后一直住在南郊墓地。秦长卿只好马不停蹄奔往南郊。远远看见一片坟茔，秦长卿见到有一处新坟，墓旁搭了一间草庐。秦长卿下马，把马拴在土路边上的一棵树干上，他匆匆走到那座草庐旁，大声问：“廉平章廉大人可在庐内？”秦长卿连问两声，从庐内走出一个小厮，打量了一眼秦长卿：“你是何人？”秦长卿马上说：“请小哥转告廉大人，本差奉忽必烈大汗命令，疾驰一昼夜，给廉大人送来一道密旨。”小厮说“我家大人正在悲苦涕泣，哪有心思接什么密旨。”他的话音刚落，胡须满腮身材高大的廉希宪穿着一身丧服从庐内钻了出来，斥责小厮道：“你怎可对上差无礼！”然后他向秦长卿跪下，说：“臣廉希宪恭接圣旨。”秦长卿把皇封密旨双手交给廉希宪，廉希宪恭恭敬敬接过，读罢，站起身，下意识地擦了擦眼，长叹一口气，对秦长卿说：“既是圣旨急宣，臣只能立即奉命。”于是廉希宪回府草草收拾了行装，偕同夫人马上跟随秦长卿上路。

到了上都，廉希宪换上官服，立即拜见了忽必烈。忽必烈叮嘱廉希宪一定要查清事实，秉公而断，不要有任何顾虑。

廉希宪细致阅读了控告阿合马贪污的无名诉状，做好审理的

准备后，就在中书大厅集聚当时中书省的官员史天泽、线真、塔察儿、耶律铸、赵璧、粘合南合、赛典赤、张文谦等人开始审问阿合马。廉希宪虽然在中书官职不是最高，但他是奉皇命审案，所以居中而坐，其他人列坐左右。阿合马被传唤进入大厅，一屁股坐在那些中书要员的对面，态度十分傲慢。那时他三十多岁，头戴蒙古无檐毡帽，身穿红色长袍，腰系镶黄杏红丝质宽腰带，脚穿一双高腰轻底乌皮靴。白皙面皮，颧骨高耸，眼窝深陷，灰蓝色的眼珠，打量对面一班人之后，把脖子一仰，脸一歪，从鼻孔里哼了一声，算是与对面同僚打了招呼。当时他不仅官居中书左右部首领，而且兼开平府（即上都）同知。他依仗是皇后察必身边之人，自幼侍奉忽必烈，深得忽必烈信任，全不把这一班丞相、平章、左右丞放在眼里。廉希宪奉忽必烈之命推审却一丝不苟，哪管你是什么皇亲国戚。他瞪了一眼一身傲气的阿合马，大声问：“阿合马，你可知罪？”阿合马瞟了一眼廉希宪，嘿嘿冷笑了两声，反问说：“我罪从何来？自我领左右部以来，兴铁冶，铸农器，收盐利，输谷粟，哪一件不是利国兴邦之事。连陛下都夸赞我办事有功，你们怎可听凭小人诬告，鸡蛋里头挑骨头。所有的事我都向陛下宣讲明白，已得谅解，你们还审个什么鸟蛋！”说着他挥舞右臂，伸出食指，向对面的官员指指点点。廉希宪看阿合马的态度，听阿合马的言语，不由气从中来，一拍几案，叫道：“阿合马，功是功，过是过。今天不是叫你摆功，而是问你有何罪错！”

史天泽也说：“你既和陛下宣讲明白，也不妨对我们大家说清。我们也是奉陛下之谕审理。”阿合马对史天泽说：“什么叫贪污，你们去查账去！账目清楚，说我贪污，要拿出证据来，总不能红口白牙信口胡说！你当丞相的怎么能人云亦云？”他又对线真说：“你以为你们当丞相的和陛下一样吗？别太看大了自己！有些话我能对陛下说，就是不能对你们说。要想知道怎么回事，你们自己问陛下去！”廉希宪说：“阿合马，你敢藐视中书省？凭此我

就可以给你治罪!”阿合马摇头晃脑哈哈一笑:“廉夫子,你忘了费寅告你与商挺响应李璫叛乱,陛下亲自审你们了?”此话一出,众人都大惊失色。虽然人们不知忽必烈如何审的廉希宪,却都知那一案件的同案人赵良弼被审被关押的冤状。在大殿上忽必烈逼问赵良弼,廉希宪和商挺是否要在陕西举兵响应山东李璫叛乱,赵良弼叩头流血以性命担保廉、商二人对朝廷忠贞不二。经过多日审查才弄清费寅是诬告,廉、商、赵等一帮官员都是清白无辜的。也正由此廉希宪才由宣抚使革职后被提升为中书平章。可是阿合马在众人面前提及此事,无疑是有意当众羞辱廉希宪。饱经风霜的廉希宪却哈哈大笑:“阿合马,今天却是我奉命审问你,你少扯闲篇。我只问你,你倒是招还是不招?”

阿合马灰蓝的眼睛戏谑地瞪着廉希宪,略带嘲讽般地反问:“我不招,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廉希宪当时也三十多岁,身高体壮,火气旺盛,他闻言,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左手捋着自己的络腮胡须,右手指着阿合马,说:“我教你认识认识藐视公堂该当如何!”他大喝一声“来人,将阿合马拉出去,杖打四十!”众人面面相觑,有的欲言又止,最后谁也没有说话。阿合马大叫大嚷起来:“你敢!你敢!”他压根儿也没有想到廉希宪竟敢对他施用刑法。侍役们听到廉希宪吩咐,看着廉希宪坚决的神情,都不敢怠慢,立即将阿合马拉扯下去。阿合马跳着脚叫:“廉老二,你等着看,我饶不了你!”廉希宪有兄弟十人,他排行第二。阿合马呼“廉老二”是对廉希宪的蔑称。廉希宪不理睬阿合马的大呼小叫和对自己的蔑视,说:“今天我就先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什么是王法!”阿合马被重重打了四十大棍。廉希宪与众中书官商议,决不能让阿合马这么专权跋扈地统领左右三部。就禀告忽必烈撤销左右三部,其事归中书直接管辖,对阿合马的账目进行全面清查,以后再行审问处理。

2

## 蓄意报复

忽必烈虽然急命卫士秦长卿召来廉希宪审问阿合马，又亲自叮嘱廉希宪要秉公审理，但是他内心却希望审问没有结果。他原本以为廉希宪跟随他多年，廉希宪又知道阿合马从小跟随自己，自己对阿合马无限信任，叫他来审阿合马一定会多方维护，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所谓要廉希宪秉公审理不过是要廉希宪照顾阿合马的托词。谁知廉希宪办事特认真，阿合马又特傲气，两个人算是较上了劲。结果阿合马被杖打一顿，还惹得众大臣都对阿合马气愤不过。廉希宪代表中书众臣强烈要求把阿合马撤职，忽必烈没有料到会是这种结果。他只能在心里埋怨廉希宪太刚直，暗地里责备阿合马太不会做人。阿合马却辩白说因为忽必烈对他特别赏识，特别信任，中书官员早就对他心生嫉妒，不把他撤职中书官员总不心甘。忽必烈告诉阿合马他不能因为保他的官得罪所有的中书大臣。阿合马哭丧着脸，表示服从忽必烈的处置。忽必烈好言好语安慰阿合马：他必须给足中书大臣们面子，必须同意廉希宪所请。等稍稍平息了众大臣的怨气，他会再起用阿合马的。阿合马于是暂时赋闲在家，他心中却恨死了中书大臣，特别是那个廉希宪。他发誓一定要报杖打之仇。

中书左右三部被撤销，所有的权力全收归中书大臣，阿合马

所在的部门没有了，也就意味着阿合马被撤职了，这使得中书大臣们高兴了一阵子。没过几个月，忽必烈召见廉希宪说：“官吏不守法就会贪污，民众失去家业就会逃亡。民力凋敝，财政拮据，这种问题存在好久了。自卿等为相，朕可以不再担心这些事情了。”自从阿合马被挂起来以后，中书大臣似乎喘气都顺当了。忽必烈称赞中书大臣办事得力，廉希宪自然高兴。但是他切记不能居功自傲。所以他回答忽必烈说：“陛下像尧、舜一样圣明，臣等却未能以皋陶、稷、契之道赞辅治化，以致太平，心中多怀愧疚。今日小治未足陛下称誉。”忽必烈说：“唐有魏徵而有贞观之治，我朝能有这样的人吗？”廉希宪说：“忠臣良臣，哪朝哪代都有，就看人主用与不用了。”忽必烈说：“人心难测。譬如丞相史天泽，近来有人对朕讲，他亲党布列中外，威权日盛，渐不可制……”廉希宪不待忽必烈说完就道：“陛下听何人胡言？是否阿合马又跟您胡说八道……”忽必烈说：“也不用谁胡言，只史天泽自己敢擅杀李璫一事，就足以可证。”廉希宪说：“陛下要怎样？”忽必烈原先微笑的面庞突然冷若冰霜，说：“朕要下旨罢免史天泽，交中书鞫问！”廉希宪扑地跪在地上，急切地大声说：“此事万望陛下三思！天泽事陛下长久，知天泽者无如陛下。始自潜藩，天泽多经陛下任使，他将兵牧民，悉有治效，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为辅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当熟察其心迹，果有肆横不臣事乎？今日陛下信臣，故臣得预此旨；他日有议论臣者，臣也会遭到猜疑。臣等备员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臣等怎能安心从事？如罢免天泽，臣亦乞请罢免。”忽必烈见廉希宪激情陈词，不觉默然良久，说：“卿先退下，容朕再想想。”廉希宪退出大殿后，被风一吹，才知道自己刚才不自觉地已经浑身大汗，他赶紧用手抹去脸上的汗水，长出了口气，心想史天泽一门十七人已经交出军权，还要对史天泽穷究不已，帝王心机真不可测。

转天朝会，廉希宪仿佛在朝堂看见阿合马的身影一闪，但是